

從自民黨內爭看日本保守政權前途

朱少先

一 自民黨保守政權的本質

自由民主黨是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由「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而成。其合併經過與背景，本刊第十五卷第十一期（今年八月十日出生）拙作「日本自民黨興衰與政局前途」一文已有較詳敘述，不再加以重複。不過由於戰後三十餘年來，除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由「革新派」社會黨片山哲組成「社會」、「民主」、「國民協同」三黨聯合內閣外，一直由「保守派」政黨執政。尤其是一九五五年自由、民主兩黨合併成立「自由民主黨」以後，二十餘年來，均由該黨單獨執政，已被稱為「半永久性」的保守政權。

依照日本憲法規定，內閣總理由政黨提名經衆院選舉產生，故任何政黨，只要在衆院擁有二分之一以上議席，就有當選總理，組織內閣機會。

一九五五年以來，自民黨在衆院始終維持過半數多數席次，相當穩定。及至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選舉中，因田中角榮內閣搞「金權政治」，普遍招致反感，選舉結果遭到挫敗，形成了所謂「保守逆轉」^①，使保守政權也亮起了紅燈。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田中又因「金脈事件」被逼辭職，使自民黨聲譽大為降低。到了今（一九七六）年二月又發生了「洛克希德賄賂案」，且牽涉到自民黨及政府高級官員，前首相田中角榮、前內閣官房長官橋本登美三郎及議員佐藤孝行等已先後被捕並遭公訴。此事不但導致自民黨內部糾紛加劇，連保守政權前途，也變生了動搖。

但冰凍三尺，決非一日之寒，我們必須從戰後三十餘年來保守政治本質，加以研究，才能找出自民黨危機的原因，從而判斷其前途禍福。

構成戰後保守主流的，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組成的「日本自由黨」，第一任總裁是鳩山一郎；而該黨組黨資金，係由右翼領袖

註① 日本自民黨屬「保守政黨」，其他在野政黨均被稱為「革新政黨」，因為戰後國會兩院，自民黨籍議員均在二分之一以上，但到了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選舉後自民黨僅勉強維持二分之一議席，革新政黨議席已有超過保守政黨議席傾向，故稱為「保守逆轉」。

兒玉譽士夫^②透過舊政友會辻嘉六所提供。從此「日本自由黨」在資金與人事上，與右翼結上了深厚關係。當時鳩山旗下的三木武吉、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重要人士，也因此與兒玉發生了密切關係。

鳩山一郎遭聯軍總部整肅後，由吉田茂繼任「日本自由黨」總裁（一九四六年八月），雖然吉田與兒玉關係已不若鳩山內閣當時密切，但其所需政治資金，一部分仍透過兒玉流入。一九五一年鳩山解除整肅重返政界後，鳩山派三木武吉乃逼使吉田讓回政權，但當時吉田派實力已成，以鳩山健康未復為由，不允讓予；遂使兩派形成對立。

一九五二年十月戰後第四次大選，吉田派在黨內佔有優勢，即組成第四次吉田內閣。鳩山派幹部於大選後不久成立「自由黨民主化同盟」，開始策劃「倒吉田運動」。翌（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在野黨在國會提出「對吉田內閣不信任案」時，鳩山派竟與在野黨合作，結果吉田憤而下令解散衆院，於四月十九日舉行第五次大選。在大選前原鳩山派與廣川弘禪（原自由黨幹事長）派脫離自由黨另組成「鳩山自由黨」（三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參加競選。選舉結果，吉田自由黨雖仍為第一大黨，因未能掌握絕對多數，第五次吉田內閣亦無法安定，至翌年初因發生「造船舞弊案」，結束了吉田「專斷政權」，達成了鳩山再度組閣目的。其間鳩山在一九五五年一月解散國會，實施改選，惟仍無法控制國會，政局亦不能安定。當時為了維持保守政權，始由各保守政黨協同，促成了「自由民主黨」的合併。

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日本自由黨」的創立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保守政黨合併為「自由民主黨」的十年中，明顯的暴露了兩件事實，第一，保守政黨與日本右翼有着密切關係，尤其是政治資金來源，不够光明，使保守政治蒙上了暗影；第二，由於總裁權力之爭，種下了派系鬥爭的惡果。

進入昭和三十年代（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自由民主黨以單一保守政黨執政，雖然黨內派系組織依然存在，但彼此間尚能顧全大局，「對內鬥爭，對外統一」；因此，岸內閣（一九五七——一九六〇年）及池田內閣（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執政期間，雖有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鬥爭」政治大騷動，均能安然渡過。其間在岸內閣末期及池田內閣任內，曾極力推行自民黨改革，企圖使自民黨成為近代化政黨，但因黨內派系積習過深，一直無法達成改革任務。在政治資金方面，因池田勇人出身大藏省，獲得財經界壓倒性支持，因此池田執政期間，政治資金來源，已不若岸內閣當時受兒玉等右翼的影響；但當一九六四年七月池田與佐藤（榮作）競選總裁時，亦因籌措鉅額資金困難，導致「吹原產業事件」等醜聞。

註②

兒玉譽士夫係日本福島縣人，現年六十五歲，自幼放浪成性，小學四年時即單身赴東京謀生，在紡織廠工作。十八歲即加入右翼團體「建國會」，一九三〇年二月曾為乘天皇參拜明治神宮途中呈遞要求救濟東北失業農民及解散新勞農黨狀子被捕入獄。後又加入「急進愛國黨」，成為「青年前衛隊」，日本所發生的「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均有兒玉參加，曾多次入獄。中日戰爭發生後，一度曾擔任汪兆銘衛護任務，後受海軍航空本部委託，設立「兒玉機關」，專在中國大陸搜購軍用物資而致富。戰後以此項戰時利得，供應鳩山等組織。一九四五年年底，以甲級戰犯與岸信介同收容於巢鴨監獄，與保守政黨關係密切，在此次「洛克希德事件」中，他是主要的牽線人。

不過自民黨在此十年中，在政治資金合理化方面，確曾作過一番努力。一九五六年一月，曾設立「經濟再懇談會」，俾便統一財界對政界的政治獻金。其目的在避免個別企業私自與各政黨或政治家結合，而發生弊端；主張公開透過總資本與保守政黨間之管道，推進復興經濟的強力政治，謀求政局安定。但事實上，在昭和三十年代前半期，由鳩內閣過渡到石橋湛山內閣（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及岸內閣，因岸與兒玉間私人關係密切，在政治資金方面，仍是相當曖昧；故一九六〇年池田執政以後，於翌年一月改組「經濟再懇談會」為「國民協會」，欲修改過去自民黨與大企業間的關係，而更廣泛的由國民各階層收集政治獻金；而且包括了中小企業、文化界等個人會員在內，俾邁向國民政黨的理想。但事實的發展，並未能與理想相配合，也許是由於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結果，「金權萬能」的思想，開始侵蝕自民黨，尤其是「自民黨總裁公選制度」造成各派系領袖為爭取當選總裁，就須擴大本派系力量，也就是爭取本派系議員的當選及拉攏其他有關派系議員支持。因此，每次議員選舉、總裁改選，都需要耗費鉅額資金，據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鳩山引退，由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石橋湛山角逐總裁時，岸信介曾耗資三億日元之譜。但至一九六四年池田與佐藤競選總裁時，活動資金已增加到數倍以上。競選議員亦有「二當一落」（二億日元可當選，一億日元將落選之意）之普遍傳聞。故搜刮資金，擴大派系組織，成為榮任總裁、總理的捷徑。使自民黨「金權體制」的色彩，日見增強。

進入昭和四十年代（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佐藤執政期間（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七月）因自民黨內派系領袖如池田勇人、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相繼逝世，石井光次郎、三木武夫等力量甚小，均非佐藤敵手，因此在其七年八個月首相任內，政權相當安定。惟當時自民黨幹事長田中角榮在一九六五年為批准「日韓條約」及其他有關法案，對在野黨儘量採取協調姿態並曾支出大量「國會對策費」，使在野黨就範，乃為週知之事實。在衆院大選中，為爭取勝利，田中亦揮金如土，故在一九六九年大選中，雖創下自民黨在衆院四八六席中獨佔三〇〇席的記錄；並為自民黨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但都加深了自民黨「金權政治」的病根，也使田中本人走向毀滅的道路。

二 自民黨的異變

一九七〇年佐藤競選第三次自民黨總裁連任時，已聲明一九七二年收回琉球後，不再作第四次競選；同年十月佐藤當選連任之後，為安排下屆總裁人事，並未立即改組內閣，直到翌（一九七一）年參院改選後不久的七月五日，始實施大幅度改組黨及內閣人事。當時佐藤為安排福田赳夫能繼任總裁職務，遂調福田出任外務大臣（原任大藏大臣），而將原幹事長田中角榮調任通商產業大臣；調原內閣官房長官保利茂為黨幹事長。依照佐藤構想，先由福田出任總理，一二任後再讓與田中；故調其嫡系保利茂出任幹事長，為福田部署。田中角榮表面上對此未提出異議，但由於渠在三任自民黨幹事長任內（一九六四——一九七〇年）在黨內已培植了深厚力量，認為羽毛已豐，且藉其龐大財力，頗欲與福田一爭短長。田中自知本身係佐藤派內一系，如欲單獨與福田逐鹿，仍難

有勝算把握；因此暗中與大平正芳及三木武夫兩派結合，協商聯合競選。當時大平、三木兩人亦早已決定逐鹿下屆總裁，但亦毫無自信。如果田中（佐藤派）支持福田，福田當選毫無問題，現在見田中有意出馬，且擬聯合競選，自然極易接近。而且大平原屬池田勇人派，池田逝世後由前尾繁三郎接長舊池田派，後因兩度與佐藤競選失敗，將舊池田派領袖職務讓予大平，成為大平派，而田中在池田執政期間，一直代表佐藤派入閣為相，與大平相處甚洽，故大平、田中合作，原可無條件達成；但三木武夫，原非自民黨本流，一向以反主流派姿態出現，欲與三木合作，就須附有若干條件。因此，當大平、田中、三木等三人祕密協議時，作成了一項「優先與中共達成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協定，做為聯合競選的合作條件。依照自民黨總裁選舉規定，任何一候選人必須獲得黨大會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選票，始獲當選。如候選人兩人以上，而無一人在第一次投票中獲得二分之一以上選票時，必須以得票較高之兩位候選人，再舉行第二次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

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有福田、田中、大平、三木等四位候選人，因在第一次投票中四人均未獲得二分之一以上選票，遂就福田與田中兩人作第二次投票，因田中、大平、三木三人在競選前已有聯合競選協議，故在第二次投票中，田中因獲得大平、三木兩派議員之支持而當選。

事後據政界所傳，在該次總裁選舉中，中曾根康弘派（舊河野一郎派）原決定支持福田，後為田中銀彈攻勢所屈服，轉而支持田中。田中當選後論功行賞，任三木為副總理、大平為外相、中曾根為通產相；而保利茂系則與田中決裂，加入了福田派。

在該次總裁選舉中，又充分暴露了自民黨派系的紛歧及其鬥爭的激烈；在競選資金方面，田中更揮霍無度，據日本評論家立花隆在「文藝春秋」十一月號（一九七四年）發表的「田中角榮之研究——其人脈與金脈」文章中指出：田中競選總裁，花費達三十至五十億日元，更暴露了田中「金權政治」的體質。

由於田中出任總裁與總理方式，違背了日本政治傳統，也背叛了派系領袖的意志；因此造成了一次自民黨的異變，增加了自民黨內部的紛亂。

田中就任總理兩個月之後，於九月二十五日率領大平外相等一行正式訪問中國大陸，並且未遵照自民黨「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及「總務會」決定原則^③，竟不顧國際信義於二十九日與中共以發表「共同聲明」方式，搶先美國，與中共建交，並由大平外相在記者招待會中宣佈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與中華民國簽訂的「中日和約」失效，斷絕了兩國外交關係。此舉在自民黨內部曾引起複雜情勢，且使反田中派勢力日見擴大；田中為鞏固政權，且認為與中共建交將可獲得國民支持的有利形勢，決定在同年十二月十日舉行衆院大選，且以中共所贈「熊貓」作為競選海報標註。不料選舉結果，在衆院四九一席中，自民黨僅獲二七一席，較解

註③ 當田中決定訪問中國大陸後自民黨「日中國交正常化協會」決定了一項基本原則並提交「總務會」正式通過，基本原則如下：「本協議會對有關日中（共）國交正常化談判時之我政府基本原則，已達成下列諸點協議。但鑑於日本與中華民國之深厚關係，對此一關係之繼續，必須十分加以考慮。此項有力意見，特予明記

散前二九七席喪失二六席；連一向以親中共著稱的議員川崎秀二、古井喜實，均告落選。說明日本國民並未支持田中與中共建交政策。而相反的，福田派在衆院却獲得五六席，成爲第一大派。（其他四大派田中派四八席、大平派四五席、中曾根派三八席、三木派三六席）。

到了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半數選舉中，田中又恐自民黨受挫，影響一九七五年七月的總裁連任，不惜運用大量金錢，從事競選，尤其希望能擴大田中派本身力量，據上述立花隆文章中透露，該次選舉，田中所動用的資金達五百億至一千億日元之譜。而選舉結果，仍喪失了十三席，勉強維持參院二五二席中的一二七席，僅比二分之一多一席。

由於田中內閣施行「金權選舉」，不僅招致國民普遍反感，自民黨內不滿之聲亦甚囂塵上，三木副首相就因反對田中「金權政治」而提出辭職，成爲反主流派，甚至一度欲脫離自民黨與社、公、民黨右翼結成保革聯合組織。故該次參院選舉以後，自民黨已有支離破碎現象出現。及至「文藝春秋」十一月刊出「田中角榮之研究」一文，揭發了田中數十年來利用職權斂財事實；該雜誌十二月號又刊出了兒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會女王」，又揭發了田中炒地皮經過之後，輿論譁然，在內外壓力下，逼使田中不得不在同年十一月提出辭職，結束了兩年半的首相生涯。

至於繼任首相人選問題，又成了當時自民黨內部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福田與大平兩者相持不下，若用召開臨時黨大會選舉或由黨內元老及派系領袖協調方式產生，均對一方有不利結果，最後極有鬧到分裂可能。最後在雙方讓步下，由椎名悅三郎副總裁裁定方式，由三木武夫出任總裁。

當時三木能以自民黨旁系的少數派領袖，脫穎而出，任爲總裁，主要原因係三木向以清廉著稱，在「金權政治」之後，由一個清廉之士出任總裁，至少可沖淡國民對自民黨印象而恢復信心。其次也緩和了自民黨內因競選總裁而造成的派系對立。不過按最初的構想，三木內閣僅係過渡性內閣，其主要任務在澈底改革自民黨，修正總裁選舉法，再依照新辦法，選任新總裁。但不料三木接任總裁、總理之後，不僅未熱心從事黨近代化之推進，反在一九七五年一月黨大會追認三木總裁地位後，一直主張其任期將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終了爲止。而且在他近兩年任期中，所作所爲，亦未能符合全黨利益，尤其是今年二月發生「洛克希德賄賂案」後的一切作爲，更引起黨內不滿，結果才有五月以椎名副總裁爲中心的倒三木運動及以後一連串的反三木運動，形成自民黨內一片混亂，到目前尚未平息。因此，三木的出任自民黨總裁，又成了自民黨的第二度異變。

三 自民黨內爭實況

自民黨藉「日美安保體制」與「高度經濟成長」兩大支柱，繼續保持了三十年的長期政權；但在「右翼黑幕體質」及「金權萬能體質」雙重侵蝕下，原已破綻百出，再經過田中內閣與三木內閣兩度異變，已使自民黨陷於末期症狀。及至今年二月「洛克希德

賄賂案」爆發，自民黨已被迫非清算過去，從根本上改革黨的體質不可。三木身為自民黨總裁，理應團結全黨力量，共圖革新，挽回危局；但未料三木不僅未為全黨利益着想，反利用「洛案」作為打擊敵對派系提高個人聲譽的工具，藉以鞏固政權。故本案一經發生，三木即表示以政治生命為保證，徹查此案；先爭取輿論與國民的同情及支持；繼又未經黨內領袖磋商，以私人函致福特總統要求提供全部賄賂案資料，包括涉嫌高級官吏名單；一面派其親信赴美，促成其事。因三木深悉此案發生在田中執政期內，且美國參院所發表資料，指出係洛克希德公司為銷售其所生產之軍用機及客機，曾透過兒玉譽士夫及小佐野賢二等右翼及商界人士向政府及自民黨高級人員行賄，而小佐野與田中前首相之間關係密切，預料該案必有田中及其有關官員涉嫌在內，故徹查此案，不僅可提高三木政治聲譽，且可打擊其主要政敵田中、大平派人士，結果對三木長期政權有利。同時徹查「洛案」已成為國民一致要求，任何人不能加以反對，否則會遭到有意掩飾賄賂案的罪嫌。但由於三木作法過份誇張，不僅影響自民黨聲譽，且有斷送自民黨前途可能，故普遍引起黨內不滿；且衆院議員任期十二月即將屆滿，必須實施改選，一般認為若在三木領導下實施總選非失敗不可。

到了今年五月，以椎名副總裁為中心，發動了公開倒三木運動。五月七日椎名先與田中前首相會談，繼之分別與大平藏相、福田副總理會商，要求三派合作，逼使三木辭職。綜合當時各方報導，與三氏會談結果，曾獲得四項原則性協議如下：（一）三木首相早日退陣已勢所難免；（二）在總選舉前實施解散各派系，徹底改革自民黨，以求「人心一新」；（三）為達成前項任務應慎選下屆總裁；（四）下屆總裁暫不採公選方式，由協商決定。

在以上三派中，田中、大平兩派（在參衆兩院田中派九一人，大平派六五人）絕對支持倒閣運動；但福田派（在參衆兩院共七席）中除若干中堅議員主張與田中、大平派合作外，部份議員認為除非獲得保證由福田繼任總裁，否則不應公開作倒閣表示。且因福田為三木內閣副總理，與中曾根（黨幹事長，在參衆兩院擁有議員四〇人）同屬主流派；加於福田與田中、大平間過去宿怨甚深，故雖在與椎名會談中支持上述四項原則，但始終採取慎重態度。因福田未積極參加倒閣，使椎名倒三木運動亦趨於緩和。三木一面極力拉攏福田及中曾根鞏固其領導中心，一面繼續標榜徹查「洛案」，爭取輿論與國民支持，瓦解反三木攻勢。繼之三木又準備採取中央突破方式，先召開臨時國會，通過上屆國會未通過之重要法案後，行使「總理特權」，解散國會，實施總選。三木認為只要選舉結果差強人意，能維持衆院二分之一以上議席，三木政權至少可維持到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任期終了。

反三木派洞悉三木上項計劃後，自然不甘示弱，以田中、大平兩派為中心，結合其他反三木議員，決定要求召開臨時黨員大會，與三木攤牌，雙方對立形勢非常尖銳；黨內元老恐雙方各走極端，鬧成分裂，決定由總務會長灘尾弘吉出面斡旋，在三木六月下旬赴波多黎各出席「七國高層會議」前，於六月二十一日撮合三木與椎名直接會談，洽商收拾政局方法。會談結果曾獲得四項協議：（一）總裁與副總裁相互合作，為謀求黨內團結，打開僵局及恢復國民信賴盡最大努力；（二）期望儘速查明洛案；（三）在適當時期召開臨時國會，解決重要法案；（四）為肆應即將來臨之總選及明年參院選舉，除盡力進行必要的實務性準備外，應就選

舉公約、解散派系、黨管選舉及其他黨之改革，坦率交換意見，期能確立舉黨體制，面臨總選。」

以上四項協議，因並無實質內容，更未獲得三木何時退陣保證，故僅能視為一項臨時政治休戰協定，暫時緩和了雙方決裂形勢。惟三木却藉此項協定，安心地與大平藏相等順利出席了「七國高層會議」。在三木出國期間，日本檢察當局逮捕了「丸紅會社」、「全日空」等與「洛案」涉嫌的十一位負責人；三木返國不久，七月二十七日東京地檢處又下令拘捕了田中前首相及其機要秘書榎本敏夫並予扣押。

田中被捕以後，三木派曾沾沾自喜，認為田中派將羣龍無首，縱使不會瓦解，至少亦可殺一警百，壓制了反三木勢力，尤其使椎名、大平失去靠山，平息倒閣運動；俟召開國會，通過重要法案後即解散國會，再由三木內閣實施總選。

不料田中被捕高潮過去之後，在野黨首先發動對三木攻擊，認為三木既係自民黨總裁，賄案雖非在其任內發生，但亦應連帶負責，并以政治家風度，引咎辭職，向全國國民謝罪。在自民黨內部，認為三木對田中案處理有欠慎重，對三木反感到達高潮。因為田中曾為自民黨總裁，遭遇如此重大案件，即使不行使「指揮權」，停止起訴，至少亦須與黨內領袖磋商，事前採取若干應變措施，決不能逞一時之快，造成自民黨不可彌補之損失。但三木仍不理會各方指責，一味堅持其原有主張，先召開國會，並先後與福田、大平會談，要求合作。惟此時黨內情勢，已發生巨大變化，田中派反三木態度轉趨積極，大平因田中被捕陷於孤立無援，故兩派已公開表示支持福田；因此在福田、大平與三木會談時，兩氏曾建議三木在召開國會前先實施「人心一新」。在此同時，以三原朝雄議員為代表的黨內少壯中堅議員五十七人組成之「有志議員懇談會」，亦於八月三日舉行會議，要求黨執行部及內閣總辭，並在臨時國會集會前召開「議員總會」^④，建立「舉黨體制」，挽救政治危機。一面開始簽名運動，積極展開倒閣工作。

三木、中曾根主流派見情勢不利，決定施行拖延戰術，藉分別召開「黨顧問委員會」、「地方支部代表會」、「年次當選別議員懇談會」等進行疏導，以期達到各個擊破目的。惟因黨內大勢，已普遍對三木不滿，上項集會，非但未達成緩和目的，反引起一片反對之聲。在此情況下，三木仍未死心，仍決定八月底前按原計劃召開國會、實施解散及進行總選。在反三木派方面，為阻止三木上項行動，決定於八月二十四日舉行「議員總會」，且已有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簽名，還包括了十五名現任閣員在內，聲勢浩大，準備罷黜三木，甚至開除其黨籍。三木因情勢危急，再度施行緩兵之計，在召開議員總會之時，邀約福田、大平會談，商討解決政局辦法，藉以避免議員總會作出對三木不利之決議。因三木、福田、大平三氏在第一次會談中仍未獲圓滿結果，決定次日再談，但三木却使「議員總會」在不耐等待會談結果情況下而作了「臨時國會前確立舉黨體制，以求人心一新」決議後即告散會；因大會未提出「三木不信任案」，達到了三木緩兵之計的目的。二十五日三氏再舉行第二次會議，福田、大平曾根據「議員總會」決定，建

註④「黨大會」為自民黨最高權力機構，由國會參眾兩院自民黨籍議員及全國四十七個都、道、府、縣代表所組成，但如因時間緊迫，無法召開「黨大會」時，可以

「議員總會」代替行使職權。

議「三木光榮退陣」，惟三木仍堅持「臨時國會」與「政局問題」分別處理，始終未允明示辭職意向。

由於三木態度頑強，堅持不肯辭職，反三木派根據議員總會決議，成立「舉黨體制協議會」（代表船田中）及「黨議實現推進實行委員會」（代表保利茂），連日舉行聯席會議，商討對策，逼使三木在臨時國會前辭職，一面並準備再召開議員總會，向三木作最後攤牌。因雙方對立情勢已形同水火，乃由自民黨幹事長、總務會長、政調會長、議員會長等斡旋協調，結果，至九月十一日夜獲得了四項折衷協議：（一）十六日召開國會通過重要法案；（二）如順利通過法案，首相保證不在國會期間解散國會而進行總選；（三）自民黨定十月舉行黨大會；（四）十四日三木將出席議員總會，說明如何克服危機。

前項折衷辦法，雖未明示三木是否辭職，但三木既保證不在國會期間解散國會，自不致一意孤行實施總選，故反三木派只好勉強接受，一切留待十月黨大會時再作總決算。

目前自民黨執行部及內閣已改組完成，臨時國會亦已正式召開，雖然政局前途仍是問題重重，但自民黨內爭，總算暫時又進入政治休戰狀態，前途是禍是福，關鍵將繫於十月的「自民黨臨時黨大會」。

四 日本保守政權前途

綜合以上所述，「日美安保體制」與「高度經濟成長」是保守政權兩大支柱，就目前的國際情勢，日美安保體制，仍是維護日本安全的主要力量，不會有所改變；在經濟方面，由於有安保體制的維護，一直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繼續發展，而且日本的國民總生產（GNP）自一九六九年以來，始終維持着除美、蘇之外的世界第三位；國民個人所得，去（一九七五）年已高達四千五百美元，已是名符其實的「經濟大國」，這兩股力量，依舊支持着日本保守政權。雖然保守政權執政三十年來，一直受「黑幕體質」及「金權體質」所侵蝕，其間亦曾發生過不少驚人的貪污賄賂案件，如一九四八年的「煤礦國營事件」及「昭和電工事件」、一九五四年的「造船貪污事件」、一九五七年的「賣春法案污職事件」、一九六二年的「共和製糖事件」等等，但均能在執政者審慎處理下平安渡過。但到了田中執政期間，因過份迷信金錢萬能，任意揮霍，加以在對中共關係上，不顧國際信義與黨內意見，以致「金脈事件」一發生，不僅斷送了他的個人政治前途，也使自民黨陷入了「保革逆轉」的困境；這次「洛克希德賄賂案」發生後，因三木首相未能顧全全黨利益，妥善的處理，更導致了自民黨的內憂外患，使保守政權前途，也亮起了紅燈。這些危機較任何時期顯得嚴重。

現在事件正在發展之中，保守政權能否延續，真正關鍵在下屆的衆院大選，如果選舉結果，自民黨不能在未來衆院五一一席中獲得二五六席，便將喪失一黨組閣的能力。因此，目前自民黨所爭執最烈的，是由誰來主持下屆的衆院大選，求取選舉勝利。

註⑤ 目前眾議員定額為四九一人，但因人口增加，下屆大選，將增至五一一席。

三木主流派，一直以「徹查洛案」為武器，爭取輿論支持，並利用反對派系間矛盾弱點，實施分化、離間、拉攏等手段，瓦解反對勢力，並用拖延手法及黨內恐懼分裂意識，緩和雙方對立形勢，等待適當機會，行使憲法賦予之總理特權，解散國會，經三木之手，實施總選，重建三木體制，企圖繼續執政。從九月十一日夜折衷案成立，十五日改組黨執行部及內閣及十六日召開臨時國會等一連串行動中，可以看出，三木已在前哨戰中佔了優勢；他在二十六日「自民黨全國青年黨員大會」及二十七日國會答詢中，亦已明白表示不會在十月黨大會中辭職及要在總選中解決問題，故三木堅持繼續留任並經手實施解散國會，已甚明顯。

反三木派方面，在人數上已佔議員總數的八〇%左右，力量相當強大，而且彼等認為三木已失去黨員信任，缺乏領導自民黨能力，若任其一意孤行，在選舉中必將遭到慘敗無疑，故一切希望寄託於十月臨時黨大會，逼使三木自動圓滿退陣。否則可能提出「不信任案」，甚至開除三木黨籍。但目前三木正運用各種方式，拉攏大平派，並利用大平與福田間互不相讓之矛盾關係，進行分化離間，故十月黨大會反三木派能否一致對抗三木，現在情勢已有若干轉變，甚難下斷語。如果三木分化政策未獲成功，而竟通過對三木不信任案，或開除三木黨籍，三木派極有可能脫離自民黨，另組新黨；或使黨大會不歡而散。若發展至此，自民黨將有分裂可能。則保守政權前途，就不堪設想，反三木派遲遲不敢與三木攤牌之原因，亦即在此。尤有進者，三木原隸屬標榜中庸主義的「日本協同黨」，至一九五四年始併入「日本民主黨」，原非保守本流，在黨內且以進步派自居，一九七〇年及一九七四年曾兩度有脫離自民黨企圖，尤其是一九七四年準備脫黨時曾暗中與社會、公明、民社三黨右翼接觸，策劃組織保革聯合陣線，故一旦決裂，極有脫黨可能。且不久前河野洋平等六名自民黨議員已正式宣佈脫黨，另組「新自由俱樂部」，三木派如再脫黨，則自民黨要在未來大選中維持二分之一以上席次，則已相當困難。今後自民黨各派系能否以保守政黨前途為重，捐棄成見，共圖團結，將是保守政權能否存續的關鍵，而十月該黨臨時大會，則將是一次決定性的大會。

中共問題論集

郭華倫著

本中心副主任郭華倫教授，以其近年來撰寫之論文、報告、評論等計十五篇，彙集成冊，內容歸納為三個單元：其一為中共黨史問題，除考證中共「一大」若干問題外，着重於中共演變之論析。其二為中共問題之重點，討論毛澤東之軍事思想、繼承人與領導制度諸問題。其三為研究中共方法之探討等。二十四開本，計一七一頁，平裝一冊，實售新台幣四十元。（美金一元二角）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